

亚洲文明博物馆年度大展“我们的峇迪：海港城市的衣着”展出108件峇迪布和峇迪服饰，包括新加坡典藏，超过百年历史的峇迪文物，也有海内外借展古董峇迪，以及我国现任与前任总理借展的峇迪衬衫。

策展人李楚琳说：“展览要突出的主题是，峇迪是属于大家的。”

林方伟 / 报道  
龙国雄 / 摄影

展厅的灯调暗了下来，深夜吉他版《美丽的梭罗河》（Bengawan Solo）缓缓响起。参观者宛如徜徉在时间的河流，移动脚步，一排排峇迪布在黑暗里豁然开朗，映入眼帘，悠悠细数着百年峇迪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亚洲文明博物馆年度大展“我们的峇迪：海港城市的衣着”（Batik Kita: Dressing in Port Cities）今日（17日）开幕，展出108件峇迪布和峇迪服饰，当中有我国国家典藏，超过百多年历史的峇迪文物，也有海内外借展古董峇迪，我国现任与前任总理借展的峇迪衬衫，以及一系列南洋花样年华风情的当代与复制峇迪服饰。

## 峇迪的第二波高峰

策展人李楚琳为展览取名“Batik Kita”，灵感来自我们的国歌。她说：“我不愿意做一个英文的展名，要个很简短，容易上口的名字，就想到Batik Kita。我们的国歌第一句Mari Kita，就是我们一起向前走，连不会说马来语的都可以说得上口。”

Batik Kita的意思是“我们的峇迪”。李楚琳说：“这次的展览要突出的一个主题是，峇迪是属于大家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峇迪，是印度尼西亚爪哇不同地方制造的。可是作为商品，峇迪在100年前是非常火红，走在时代尖端的一个时尚的先锋。峇迪制作者和作坊对市场的要求敏感度非常高，顾客喜欢什么，他们即刻可以制作出来。所以，这次展览可以看到多样化的峇迪。”

作为与时尚对话、并进的蜡染技艺，峇迪百余年内经历两个高峰。李楚琳解析：“二战之前是峇迪的第一高峰，那时大家都在穿。我们的娘惹五颜六色的峇迪纱笼，就在那个时候奠定下来。除了娘惹，各种民族都在穿。1980年代以后，大家经济比较好，可以购买、穿上从西方来的不同品牌的衣服，峇迪在市场上淡化下来。2009年，峇迪受世界文化遗产承认，造就第二波高潮。爪哇各地年轻人或各地的作坊，努力地给峇迪市场带来各种不同的花纹和服饰。”

Kita这个词不单是这个展览的精神，也是峇迪的灵魂所在。因“我们”或“大家”在这百多年里参与峇迪的延展，不断丰富峇迪的世界，直至今日，峇迪仍在进化、创新，展现它巨大的包容性。

李楚琳的展览“路线”也采用这个思维来设计，从爪哇古国宫廷的峇迪纹饰开始，一路有不同的族群、宗教、创作者丰富它，创新它。作为一个创造无穷商机与生计的染布匠师，阿拉伯人、华人、土生华人、印度人、欧亚人的加入，致使峇迪面貌、形象百花齐放。展览路线最后来到两匹融合世代所有蜡染元素和纹饰的峇迪布，展现精湛工匠“集大成”的至高技艺。

## 庆典穿的百年峇迪

一踏入展厅，铺展在眼前的，是一大块深蓝峇迪布，长3.6米宽2.1米，中央有块神秘的菱形留白。这件国家1920年代典藏的文物源自中爪哇梭罗，可追溯到1900年或更早，极为稀有。

曾经担任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李楚琳跟这块布有超过30年的情



策展人李楚琳（右）与新式旗袍设计师陈筱云调整前者根据老照片所复制的峇迪服装。

谊。她说：“它静待在我们的储藏室，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怎么会有这么一块布，结果一掀起来，是一块很大的峇迪。这件峇迪100年前来到我们的博物馆，已经是老古董了。可能因为它体积太大，要拿出来展特别困难，所以就静静地待在那里。我们在1991年办峇迪展，把它拿出来展一展；这次又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见面，作为策展人、研究员，这是很幸福的。”

这块峇迪布叫Dodot，是爪哇皇室在庆典穿的缠腰布。李楚琳说：“那时爪哇宫廷里的服饰，还是沿用兴都教非常古典的服饰，上身或肩膀是裸露的。这块Dodot缠腰，一层一层地折上来，给予苏丹、王子非常隆重的体积。”

峇迪中间部分象征宇宙中心。皇室在庆典里就是宇宙中心。他们在庆典前会冥想、打坐、祈祷，净化灵魂，那个神秘的留白，代表他们精神的纯净。

## 各种族的峇迪

一块古老的峇迪缠腰布看见兴都教的影响，展厅许多文物也映照出，在爪哇扎根的华人和其他族群在峇迪深深印染的身影。

李楚琳说：“展览慢慢地从宫廷走到民间，从民间走到海港市镇，看看各族群怎样用峇迪来融入当地。当阿拉伯人或华人在爪哇寻觅一种用来做生意或者维持生活的技艺时，峇迪就成了好商机。我们看到不只是爪哇人在做峇迪，阿拉伯人、欧亚人、印度人、华人在爪哇都有作坊，所以他们的贡献是把他们文化的元素都带了进来。”

这次从日惹Sonobudoyo博物馆借展的两件云纹长峇迪布也很古老，产于19世纪末西爪哇，是井里汶（Cirebon）传统的纹饰，当地人称为Mengamendung，意思是饱和得快倾盆而降的云，代表久旱逢甘露，雨一来即是农耕与生命的开始。如果这些云让人似曾相识，联想到华人的祥云，李楚琳说，可能是当地人“从中国的青花瓷或者龙袍纹饰看到，把它诠释在井里汶峇迪上面”。

另一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红色峇迪布，洋溢着华人的喜气洋洋，是印尼北加浪岸华人著名作坊Oei Khing Liem的作品，由匠人手绘上中国神话人物。20世纪初，梭罗的华人独创一款“三国演义”（Tiga Negeri）峇迪，在传统的褐色与蓝色上加入华人的红色纹样。李楚琳笑言：“当时《三国演义》被译成马来文，



我国典藏爪哇皇室超过百年历史的庆典峇迪缠腰布。



印尼梭罗华人独创的“三色演绎”峇迪。



政要的峇迪衬衫：左一和二是李显龙总理借展的峇迪衫；右一和二是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出席1994和1998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所穿的峇迪衫。

大家都在看这部小说。三个颜色跟三国演义连上，反映那时《三国演义》在爪哇华人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小说。”

印尼欧亚人，即荷兰人与当地人结婚的后裔，他们在19至20世纪初也想做自己的峇迪，于是办作坊，把欧洲杂志和插图上所见到的图案，搬到峇迪上来。这次展出的一件绘上复活节彩蛋、送子鸟的纱笼，就是欧亚人在1920年代的商品，上面一行字“Selamat Pakai”祝福纱笼主人“穿戴愉快”。

## 峇迪与马来族群不可分割

峇迪布与马来族群的生活不可分割。亚洲文明博物馆高级策展人、伊斯兰文物专家努拉斯琴

（Noorashikin Zulkifli）说，马来人常在父母和亲戚身上看到峇迪衣服，因此峇迪是他们熟悉的服饰。除穿戴以外，峇迪在马来民族的日常、学习和宗教生活等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用途。她说：“我们会考虑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什么样的峇迪，没有一件峇迪是万用的。”

努拉斯琴指出，展览里有五件染上爪哇文文的峇迪文物，各有不同的用途。其中一件国家典藏的峇迪，是井里汶苏丹国使用的典礼旗帜或旗子，上面的阿里之虎（通常都是狮子）符号，表示它跟回教有关。另一件印花鸟形书法写出的可兰经文，是在葬礼上覆盖遗体或棺木用的。

其余两件峇迪披肩十分独



井里汶受华人祥云影响的云纹峇迪布。



马来族群的爪哇文峇迪布用途多元，右为葬礼所用，中为染上班顿诗的披肩，左为井里汶苏丹国使用的典礼旗帜。

特。一件染上爪哇文班顿诗歌，召唤在外打工的游子早日回家。努拉斯琴说：“通常印花文字的峇迪都跟可兰经有关，诗歌很罕见。诗歌还向母亲致敬，点出这出自印尼南加族，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母系社会之一。”

另外两件可爱有趣，是给准备学习阅读可兰经或其他宗教课的学生披戴的披肩。她说：“你会看到17、21等数字。相信是教师用来点名的方式。”

## 峇迪是政治符号

“我们的峇迪”不只让人看到峇迪布的前世和今生。转入内厅，一排排男女人体模型，从展厅的一端到另一端，铺展开来，穿戴上各色各样，各种民族，各个年代的新马印尼峇迪服饰。这些服饰让人看到花样年华里的“我们”。

李显龙总理、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和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此次借出五件非一般峇迪衬衫。

李楚琳说：“二战后，峇迪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独立运动的风潮起了共识，男士穿峇迪衫树立起东南亚独立的形象，峇迪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符号。”

国人很熟悉李显龙总理国庆穿峇迪衬衫，此次展出他在2019年国庆庆典检阅礼穿过、出自我国已故峇迪大师萨卡西之笔的红白短袖峇迪衫。另一件是他在2020年穿去新加坡地铁系统双边协定签署仪式的长袖宝蓝峇迪衫。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借出的两件长袖峇迪衫，是他在1994和1998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穿的。

李楚琳说：“我们的政要穿峇迪出席重要的会议，其实是起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意义，就是我们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已经踏入国际世界论坛的一种实力的代表。”

## 见证峇迪另一高峰

1960年代，当峇迪正式登场作为新马和印尼服饰的选择后，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都会穿着峇迪上街、工作。李楚琳把他们年轻时的气氛带进来，请了南洋艺术学院服装设计部门几位老师陈安托尼、陈书林和梁丽芬，以及本地新式旗袍设计师，彭彤友商店创办人陈筱云，按照旧照片里的人物，把他们的峇迪服

装复制出来，展现给大家。陈筱云用峇迪布诠释的旗袍、衫裤，以及马来设计师、Galeri Totokita创办人Oniatta Effendi极为独特的创新马来峇迪服饰也在展览展出。

李楚琳说：“我们现在见证的是峇迪的另外一个高潮，希望大家可以在历史的冲击下，能够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新的作品，感受峇迪制作的活力。”

“我们的峇迪：海港城市的衣着”即日起展至10月2日。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入场收费12元；旅客与外国居民收费25元。每日早上10时开放至晚上7时；星期五早上10时开放至晚上9时。



扫描QR码，听策展人娓娓道来峇迪的前世今生未来。